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一

文學部十 儒術 儒教 理學併載 勸學 善誘

儒術一

原周禮曰太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注儒諸侯保民有六藝以教民者 禮儒行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不知儒

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其近人有如

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寛裕有

如此者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慎静而尚寛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

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哀公聞此言也不敢以儒為戲　增春秋公羊傳序疏曰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又曰教授於世謂之儒　史記儒林傳序曰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　原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髙也

又儒林傳序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增後漢書儒林傳論曰光武中年以後專事經學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髙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至有分爭主庭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然所談者仁

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晉書儒林傳序曰漢武崇尚文儒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臍台鼎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　梁書儒林傳序曰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周書儒林傳序曰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滅漢無尺土之業崇經術而長久雕蟲是貴魏道所以陵夷元風既興晉綱於馬大壞考九

流之殿最校四代之興衰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尚於儒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賢達以之鏤金石而雕竹素儒之時義大矣哉　隋書儒林傳序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　又經籍志曰聖人之教非家至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

仁義及五常之道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其後陵
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子思孟軻
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
王不易者也俗儒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故曰
博而寡要　唐書儒學傳序曰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
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　宋史
道學傳序曰宋儒之學度越諸子上接孟氏其於世代
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所關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其

用後之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又道學傳陳淳語學者曰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可語王佐事業　金史文藝傳序曰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　名山藏儒林記曰明興高帝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優游於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無顓門之教　莊子曰莊子見魯哀公

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可謂少乎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公門公即名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可謂多乎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嗚呼而

莫之能應然而通於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又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陋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考也考成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　又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

者有大儒者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　又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之三公也小儒者諸侯之大夫也　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仲尼駕説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説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説則莫如使諸儒比木鐸而宣揚之也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　韓愈進學解曰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先生曰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死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

於世何如也　劉軻與馬植書曰言泉百氏腹笥九經以是為駕説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　性理大全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西銘注曰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又真西山曰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

儒術二　儒教　理學　併載

增揚子曰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昔在姬公用於周
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陶
潛羣輔録曰八儒夫子殁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
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
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
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
顔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踈通致

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春秋穀梁傳序疏曰左丘明與聖同恥恐諸弟子各安其意為經作傳公羊子名高受經於子夏孝經說云春秋屬商是也為經作傳穀梁子名赤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鄭康成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是先儒同遵之義也　原史記曰伏生故

為秦博士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時年九十餘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增又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又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曰毛公

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　又曰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

先儒像贊曰漢杜子春通周官教授鄉里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為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皆祖子春馬查道贊曰學窮周制譽藹儒宗　原漢書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注在曲臺考書著記因以為名　增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

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讃易道門人自遠而至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　唐書唐承五代剖分文蔽質窮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貞元元和間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又曰自晉汔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宋史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歐陽修振起之挽百川

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説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又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景祐初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　張南軒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講習六經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惟周茂叔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宋史曰程顥歿弟頤序之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孟子後一人而已又曰先生幼聞周茂叔論道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　司馬光曰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蔡西山曰邵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實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元會運世嵗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

以皇帝王覇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宋史張載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為關中士人宗師著正蒙西銘　又司馬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又曰楊時幼頴異潛心經史聞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於熙豐之際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

道南矣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朱子曰胡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宋史朱熹嘗謂經旨不明道始晦於是研窮經訓著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熹歿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説立於學官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　又呂祖謙

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朱子贊曰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又張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朱子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　又蔡元定子沈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

明先儒之所未及　虞集曰真德秀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君臣之軌範盖莫備於斯焉　又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　吾學編曰薛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　名山藏曰胡居仁學以主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陸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居仁完璧也

儒術三 儒教 理學附

原治六經 綜六藝 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王粲七釋綴詁訓之紀綜六藝之綱下理九土上步三光

強學待問 依經守義 上詳儒術

一謝承後漢書鄭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辭温雅

精究七經 博通五經 華陽國志楊充字盛國少好學求師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 後漢書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齊魯之説 賈馬之學 漢書藝文志漢興論語有齊魯

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等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安昌侯張禹等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魏志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二禮左氏解

命世雄儒　當世名儒

劉梁七舉曰仲尼亢意素道信而不疑命世之雄儒也　後漢書伏湛字惠公父理為當世名儒

天下名儒　海內名儒

孟軻傳軻字子輿鄒人勤學不息私淑孔子遂稱天下名儒　後漢書左雄傳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於是負笈來學者雲集京師

東州大儒　上邑俊儒

魏志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叔然駮而釋之　崔駰七依乃有上邑俊儒儼然而造

明經至丞相　明經舉孝廉

漢書韋賢字長孺魯國鄒

人也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以昭帝師為丞相少子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後漢書劉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令

解經不窮戴侍中

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戴憑以明經位至侍中京師語云云又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人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彦皆為穀梁見前漢書

五經紛綸井大春

五經縱横周宣光

三輔決録井丹字大春少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云云周舉字宣光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

五經復興魯叔陵

五經無雙許叔重

東觀漢記魯平字叔陵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之云云　後漢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云云

說經鏗鏗楊子行　道德彬彬馮仲文後漢書楊政字子行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云云　又馮豹字仲文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為之語云云

道高　學博並漢書詳儒術一　明天道　翫經文上詳儒術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翫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秦皇坑　漢王憎始皇坑儒　漢王入彭城叔孫通儒服降漢王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楚制

不能易　不敢戲儒者六藝傳以千萬數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故曰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序雖百家不能易也下詳儒術一

擁書抱籍 是古非今 蔡邕楊復碑文學之徒擁書抱籍自遠而至稟采豐華斟酌洪流者雍雍焉誾誾焉 宣帝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注言歷覽不專

僻儒

醇儒 漢藝文志惑者既失精微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此僻儒之患 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醇不雜也涉獵歷覽不專精也

腐儒 豎儒 鄙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張良言不可王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鴻儒 英儒 儒風

儒流 雲屯文士 草偃儒風 四科崇儒 九流

考藝 清風載揚 素業不墮 木鐸之教 象環之

義　經國之大端　立身之要道　逢唐虞之日　弘洙泗之風　王者設教勸學為先　君子立身宗儒為本以上白帖　增笙簧五典　甲胄六經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笙簧六經笙簧五典　宋濂送陳教授序六經汝甲胄四子汝簫鏃　正定五經　疏滌百氏後漢儒林傳序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馬性理揭傒斯曰吳草廬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　握素懷鉛　釋經訂史周書儒林傳序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若録於京邑又唐儒學傳四方挾筴負素　宋史程迥卒官朱熹以書告其子絢

曰敬惟先德博文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

含經味道　內聖外王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齒危髮秃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　宋史劭雍字堯夫學益老德益卲衍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三世國師　十八學士

南史王承梁武帝時為祕書郎時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儒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　唐書儒學傳序太宗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名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

是謂人師　可語王佐

荀子儒效篇其為人上也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則天下應之如讙夫是之謂人師　下詳儒術一

委它太學　充積蘭臺

後漢書儒林傳序建武中修起太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隋書經籍志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淵生鉅儒負裒自遠而至若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

論石渠閣會白虎觀 並五經諸儒詳講論二

為江都相　封都鄉侯 漢書董仲舒為江都相以禮義匡正有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再相膠西王膠西王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　吳書闞澤孫權時拜太子太傅澤以經傳文多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以古持今　居今行古上詳儒術一　後漢書任安字定祖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祖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言有壇宇　行有坊表 見荀子儒效篇

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朱子贊伊川像云云從容禮法沉潛

仁義性理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沉潛乎仁義之府道高言醇德

成行尊性理程子曰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又勉齋謂朱子學修而道立

德成而行尊學行可師名教可樂唐書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

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下詳勸學二子政積思公

權博貫漢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時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屬文辭進為中壘校

尉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孔帖唐柳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傳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

解一義必數十百言朝惟賈生世號樊侯漢書劉歆責讓博士書孝惠之世乃

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後漢書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唱道東南　馳聲天地　性理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蓋一人而已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有沛國劉瓛則闗西夫子通涉六經服膺儒行毓德於衡門馳聲於天地

闗西夫子　儒林丈人　後漢書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闗西夫子楊伯起　晉書王沉少好學善屬文高貴鄉公亦好學有文才數引沉及裴秀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

朱氏尸祝　孔氏家法　元史張須有經說吳澄序其書以為議論正援据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　李氏續藏書王艮

學以悟性為宗以反已為要以孔氏為家法

非同曲儒　不為世儒

性理司馬光呂公著言於朝曰程頤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又楊龜山曰游定夫讀書心專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望之知為成德君子也

總五經妙論　著九經要義

漢書谷永疏曰闕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 宋史魏了翁降官至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

白衣為三公　匹夫師百世

史記儒林傳序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

法

振百代之迷　抗萬鈞之勢　性理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易其行端而實蓋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　又歐陽圭齋曰許魯齋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斁

處龍鳳之署　隆師友之臣　文選韋曜博奕論方今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誠千載之嘉會也　名山藏賀欽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

光風霽月　冬日夏雲　性理黃庭堅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又陳恬程子贊本以正身惟德温温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潤色夫子之業　修行先

王之道史記儒林傳序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漢書嚴彭祖為宣帝博士或說曰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貴乎

不絕絃歌 能成廉潔史記儒林傳序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漢書歐陽生事伏生傳尚書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以中庶子授太子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

守儒 業儒揚子淵騫篇守儒轅固申公邵子皇極經世書無名公傳曰家素業儒口未甞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

碩儒 耆儒穀梁傳序瓌望碩儒疏云碩儒者大德之稱

唐書儒學傳著儒沈重講太學詳講論二

樸儒　文儒

文選陸機長安有狹邪行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又王元長策秀才文農戰不修文儒是競

陋儒　散儒

荀子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特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又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儒教　原西唐　北海

後漢書高鳳南陽人專精誦讀為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又鄭康成北海人遊學十餘年乃歸及黨事起杜門不出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居家　避地

史記申公魯人呂太后時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　後漢書李育沈思專精博覽書傳州郡請名

育輙云病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人

六教　四學

荀子達師之教使弟子安馬樂馬往馬遊馬肅馬藏馬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宋書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約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之

四教　三德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教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授侯　訓帝

後漢書張酺字孟侯永平中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高貴鄉公即位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政化之要以訓之

疑聖　對賢

束晳答汲冡竹書難釋書曰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魚豢典略齊景公問子貢曰子師誰對曰師仲尼公

曰賢乎對曰賢也

增來學　待教

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淮南子夫馬之為草駒之時人不能制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顓門　闔門

漢書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　郭泰別傳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俊勸使往泰遂辭以疾闔門教授

授五業　教三氏

魏書樂詳黄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博士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元史張額自六經語孟傳注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靡不究極根柢大臣薦諸朝特命為孔顏孟三氏教授

傳道圖　希賢録

元史趙復原義農堯

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若嚴君　如泰山潛確類書魏常爽置館温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若嚴君馬高允曰文翁柔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性理陳協曰羅豫章居鄉授徒守道尤篤同郡李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

首開儒教　並尚經學文粹常仲孺孔子廟碑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以致於清淨遵其廣大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可以致於和平　南史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王儉弱年留

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大興

先察義利　先識門庭　性理朱子曰張南軒教人必使先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　又李果齋曰朱子集小學使學者先正其標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

為下學本　自小學始　性理朱子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悌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　元史蕭𣂏制行甚高真履實踐教人必自小學始

德教以傳　鴻教不刋　劉向建本論今夫辟地植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構宮室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　文心雕龍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刋之鴻教也

原楊仁以韓詩　劉

昆以施易後漢書楊仁詣京師學韓詩數年歸家靜居教授　後漢劉昆字桓公受施氏易教授弟子常五百人王莽時教授不輟每春秋饗射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　順春秋

冬夏以禮樂詩書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史記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增口授

舌耕拾遺記賈逵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所謂舌耕也

理學增主靜　主敬性理周子大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李果齋曰朱子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此閫者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主一　主虛吾學編陳

真晟專心儒業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始知敬者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乃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　名山藏蔡清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為應因以虛名齋

儒術四

原周孔之遺風 儒家之子見白帖 後世以為楷 詳儒術一 為君子儒 論語 洙泗之遺 教國家見白帖 增為王者師 史記儒林傳序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

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原世之顯學韓非子世之顯學儒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

儒分為八又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被服漢書河間獻王被服儒術造次必扵儒者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所適皆行

傅經術言得失又平當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

增霍光不知文粹鄭亞會昌一品序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

身為儒宗漢書蕭望之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原匡衡說詩詳詩

張禹為論語章句漢書張禹初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

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少翁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增典儒林又劉歆典儒林史卜之官

通一經者復又儒林傳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原所在為駕又平帝紀徵天下通知逸經古紀天文歷算鐘律小學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所在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百人

增末下車而先訪後漢儒林傳序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扶進微學又章帝紀詔曰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原

儒藝有六周禮鄭注詳儒術一

桓君大小學桓榮桓郁詳校書

增妙

簡其選後漢儒林傳序樊準徐防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儒家文林又崔駰傳贊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儒家文林

原不如縫掖後漢書王符安定臨涇人也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顯名太學又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世宗其道又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中興以來桓滎夏侯始昌輩世宗其道

關東說詩陳君期又陳囂字君期明緯詩京師號云云

甄宇治嚴氏春秋東觀漢記甄宇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

學為

儒宗後漢儒林傳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　增顯宗數訪又張興習梁丘易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為梁丘家宗　過魯命講又元和初帝東廵狩還過魯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命儒者講論拜孔僖郎中詔從還京師使校書

經明行修又魏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　德行恂恂名伯春又名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云云　原景鸞理詩易又景鸞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詳著作　通儒又董鈞習慶氏禮博通古今永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輙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何休得公羊本意又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　增槖弓

卧鼓宜得名儒又謝該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託疾去官孔融上書曰槖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

原金聲玉色劉楨魯都賦彼齊魯諸儒皆金聲玉色温故知新

增意在儒雅吳書陸績孫權統事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

儒宗登保傅晉儒林傳序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

潛心儒典晉書庾峻少好學舉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峻發明經旨申暢疑滯

伏膺又陸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

朝諮疑滯又賀循元帝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循以老疾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

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

原靜樓翰林 左太冲七諷世有純儒靜樓翰林弘道高致幽義冲深

增奕世儒素 晉儒林傳汜毓奕世儒素敦睦九族　又孝武招延儒學之士徐邈東州儒素謝安舉以應選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儒術甄明 又崔游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　又范弘之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

儒林祭酒 又元帝為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為祭酒

立不與易 又庾爰之問范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

周流儒肆 北史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於輿方與秘書令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

蔚仍太廟令孝文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澮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以儒學顯 唐書顔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

五經指南 又王元感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徐堅等薦之下詔褒美以為儒宗

腐爛之儒 柳宗元上崔大卿啟曰若宗元者學不能探奥義窮章句為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閫見勞費翰墨徒爾拖縱掖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

邃儒術 孔帖曹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

服膺儒業 宋史聶崇義少舉三禮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初上之太祖詔曰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有足嘉者

儒者高蹈 又司馬光等疏曰處士程頤立學好古安貧守節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集諸儒之大成 性理陳北溪曰河洛

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士之冠冕宋史趙鼎曰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　雅儒參佐又劉清之通判衡州作朱陵道院雅儒吉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　躬備四時性理歐陽圭齋曰許魯齋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　儒林四傑元史柳貫浦陽人與同郡黄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為儒林四傑　正學世宗名山藏孝宗九年以楊廉言賜薛瑄鄉祠廟額曰正學世宗　儒林清節又正統中何自言上言曰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

儒術五

增碑唐賈至旌儒廟碑曰觀象考歷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於敎敎之大者莫大於儒旌儒者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懐書捧檄若鱗集響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淬於泉壤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雲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壍猶在慨然感亡

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乃詔有司作是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悦怨氣銷散於戲勘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黄軒盛美湯武鴻業不若也秦之所滅我之所興鯫臣不敏敢獻頌曰於維先生設教崇儒乃作經籍為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兹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實生暴

秦反道敗德焚書坑儒萬古悽惻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聲愁雲晝昏帝在華清登高訪古下哀羣哲饗祠無主爰降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奠酬以時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

增評唐陸龜蒙大儒評曰世以孟軻氏荀卿氏為大儒觀其書不悖孔氏之道然李斯嘗學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為不仁也甚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聽

也雖斯具五刑而况得稱大儒乎吾以為不如孟軻

增論宋蘇軾儒者可與守成論曰禹治洪水使溝壑之

地疏為桑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

棄為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

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於是益修其

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豈有

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德既無以相過智勝而已

矣智既無以相傾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無復知有仁

義矣漢高帝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以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法然終不若三代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此以

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二世燕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增辨明宋濂七儒辨曰儒者非一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强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是謂游俠

之儒載籍之繁浩如煙海莫不擷其元精嚅其芳腴摟其闕逸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是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是謂曠達之儒沉鷙寡言逆料事機千變萬化不可窺度是謂智數之儒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是為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逸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

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是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祕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是為道德之儒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康成是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

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為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伊傅周召儒

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勸學一

增易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書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原禮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

反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　增論語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又曰仕而優則學　家語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

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　又子路初見孔子子曰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文子曰上

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荀子勸學篇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絶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又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

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術也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學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以為禽犢饋獻之物也又曰百發一失不足為善射千里跬一作頍步不至不足為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為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馬一入馬塗巷之人也 又儒效篇曰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

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劒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呂覽勸學篇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

也然而君親不得其所欲子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學在於尊師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修務訓曰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或作盧）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

剽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明鏡之始下型曚然未見形

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又曰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䃰磏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蟆蟆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楩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曰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

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又曰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材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又曰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　揚子學行篇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而錯之質在其中矣或曰

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徐幹治學篇曰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乎元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元黄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

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又曰獨思則滞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文中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周子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又曰聖可

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　朱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返之而聖

勸學二

增漢書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盖祿利之路然也

原又曰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

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　後漢書曰明帝為功臣子弟四姓末屬别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

洋盛於永平矣　又曰左雄奏徵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　增唐書曰常衮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内州等　宋史曰張載少喜談兵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勸學三

原勸學　廣學衛文公敬教勸學漢元設博士弟子無致員數以廣學也　琢玉成器　食肴知旨詳勸學一　增木之枝葉　地有山川國語范獻子戒其所知曰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廕人況君子之學乎　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　太平之原　大教之本史記公孫弘等曰今陛下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　太平御覽物生而蒙事屯而養造昧利有攸適猶金之銷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文學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近而愈明　窮而不困上詳勸學一　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志不困憂而意不衰也

總羣道　積衆善徐幹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

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　晉書虞溥除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

修講舍　增學廬唐書陽嶠遷國子司業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修講舍人以為善職　又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歷浙西觀察使又增學廬表宿儒褚冲等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

勗呂蒙　警張載上詳儒學將下詳勸學二

開集雅館　擢授經郎文選陸佐公石闕銘序置博士之職而著録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元史揭傒斯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

招納後進　勸誨

諸生 梁書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納後進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　宋史何涉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横經以聽

郡吏受書　飛騎受經 北史蘇瓊齊文襄時為南清河太守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篤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　唐書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

夫感妻言　父好子學 後漢樂羊子尋師學一年而歸妻跪問其故樂羊子曰久行懷思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於丈匹若斷斯機也則無成功夫子積學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七歲不反　名山藏曹端父好善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

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辯析甚精父好之

卒向於學

勸學四

原劉渠起舍

劉渠除新鄭長告縣曰昔文翁化蜀大造學舍聚生徒也

董遇三餘

魏畧董遇有從學者苦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增賜市書絹

唐書隴西恭王博乂驕侈其弟奉慈亦荒縱帝曰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匹以愧切之

延經術士

又張鎰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

勸讀論語

宋史李衡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讀論

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處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以論語為根本

賓禮賢士又程迴知上饒縣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説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早暮

五味在和元史李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

風動鄰郡李氏續藏書鄒守益判廣德州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

勸學五

增詩宋張詠勸學篇曰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元門非有閑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遣寒如灰胸中一

片地無使容纖埃　又孫復諭學詩曰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擊暗敺聾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

增賦唐張泰學植賦曰學者人之本也故假農以為諭將克已而攸箴筆力載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田以耨將覃思而惟深懿兹善諭豐兹是務種德潛潤比土膏之勃興修業大成方雲稼之森布惰以自安則耒耜之用

廢習而不輟則藨蔉之道存且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志不渝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勞而無怠奚必乎四之日祿在其中可期乎萬斯箱

增啟唐劉憲上東宮勸學啟曰常人讀書擬於爵祿事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世之才豈假

尋章摘句哉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

增諸晉虞溥訓諸生誥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

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

增雜文漢賈誼勸學篇曰昔南榮趎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涉山川蚤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虵進而後敢問

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今夫子之道佚乎
老聃諸子之材不逮棨跦而無千里之遠親與巨賢連
席而坐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
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命不重
宋晁无咎題段謹修紙曰傳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
以多方喪生裹糧就學者成羣半塗而廢者皆是則多
岐與多方之迷也適越無北轅求前無却行則道遠乎
哉世之言曰學似賈賈必據通都大邑交易往來之路

通故貨蕃學必之衣冠相聚見聞切磋之徒廣故學富是不然蜀寡婦清守丹穴以雄其都諸葛孔明耕南陽出為霸王師然則端夫雖窮鄉處家苟志於學不出戶而知天下可也　朱子勸學文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林宅田勸學文曰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

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民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民

善誘一

原存心　繼志學記時覲而弗語存其心也注云使之悱悱憤憤然後啟發　又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博文　約禮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舉一隅　知四失論語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待問　能博喻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大鳴叩之以小者小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又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人能弘道　師貴受方　牖民孔易　誨人不倦

師能善道　人欲發矇　傳先儒之訓　為後學之宗

師過而商不及俱未得中　求退而由兼人各宜救失以上白帖

增如時雨　猶化工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性理真西山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

匪怒伊教　不屑亦誨魯頌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道而弗牽　引而不發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

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施不陵節　進不躐等

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性理李果齋曰朱子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陵節而進

視徒如己　自本而支

呂覽誣徒篇善教者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然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　性理劉雲莊曰蔡季通教人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

始由小學　後及諸經

性理姚牧庵曰許魯齋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為師其教也始惟由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　又勉

齋謂朱子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謂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

學近其人　言中其情

荀子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　宋史陸九淵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悉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

乘間而施　非道則避

張子正蒙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荀子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注楛麄也

或引或拒　告之戒之

性理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

而已 又勉齋謂朱子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 惰性理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躐之弊

著作之 鋭者抑之 元史許謙教人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

盡掃雜慮 頓解蓄疑 性理朱子曰賢輩有營營逐物之心故識慮皆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 李氏續藏書王艮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若望庭為歸莫不虛往實還

先有據守 不事

櫝楚性理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名山藏薛瑄正統中提學山東不事櫝楚親為講授教人務盡其才或觀行步或聽講誦或試詩賦數無一有者使儒冠拜於其祖然後遣而退之

薰陶成性　變化氣質宋史程顥擢崇政殿説書上疏言今人善教其子弟者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　元史梁益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淛以西稱學術醇正為世師表

片辭可紀　一善延譽宋史楊億仕真宗為翰林學士喜誨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為諷誦　元史韓性四方學者受業其門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辯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

不强以不可　不語所未至性理尹和靖曰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强

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　又朱子曰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一切傾倒說出但學者見未到此便不復致思某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

得寸則守寸　為言所欲言

性理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返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久之然後道之全體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矣　元史許謙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

無貴賤接以誠

無大小待以誠

性理張氏曰堯夫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　吾學編薛瑄學貴踐履不務論說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

說

成德不外始學　稚子待如成人

性理張南軒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闡之即有用力之地至於成德亦不外是　元史許衡為國子祭酒世祖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善誘二

增面命耳提

大雅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盡其材

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

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區别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

孔子鑄顔淵揚子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顔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問同答異正蒙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者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問同而答異以此

原不絶惡人後漢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於路乃設酒肴以慰之人譏林宗不絶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結客報諸生值林宗在學愧負前言遂罷去人乃服其知識

增昜以丹霄之價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昜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㞕飲於

河各充其量程伊川敘明道行實曰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

答問窮晝夜性理朱子曰李延平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返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

片紙書懿行又曰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

端坐澄心名山藏陳獻章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心渣滓潛融境界內朗曰為學之功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得又李氏續藏書丁璣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二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陳昌敬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文學部十一 講論一談併載 名理 好學

講論一 談併載

源張揖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康成詩箋曰論倫也賈逵國語注曰論釋也皆解說談議訓詁之謂也 易兊卦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孔疏同門曰朋同志為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故君子象之以朋友

講習也　記曲禮曰若非飲食之客謂講說之客也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又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增又儒行曰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原論語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增史記滑稽傳序曰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漢書東方朔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

有聖主孰能聽之　原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增揚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　原抱朴子曰夫士以三墳為金玉五典為琴箏講肆為鐘鼓百家為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

驅以獨往何貨賄之纖情　增顔氏家訓曰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説文章春之華也修身立行秋之實也　物理論曰夫虛無之談無異春蠹秋蟬聒耳而已

講論二談併載

增白虎通曰孔子歿後諸弟子記其善言謂之論語

原戰國策曰蘇秦説李兊抵掌而談兊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又曰

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增漢書曰宣帝即位名見蔡千秋善穀梁説選郎十人從受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名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　又曰施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原又曰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風生朱雲攝衣登堂志氣慷慨連折五鹿諸儒為之語

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夏侯勝每講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　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後漢書曰戴憑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能説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者

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增又曰章帝建初四年詔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　又曰丁鴻字孝公永平中名見說文侯之命一篇賜御衣拜侍中建初中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原又曰楊震

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壯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恒愛翫而獨祕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進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　後漢書曰鄭泰說董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嘘枯吹生　魏志曰文帝初在東宫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世說曰何晏為吏部尚書談客

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名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疲倦再相見轉為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為別駕至前十月始舉為秀才　晉書曰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張載別傳曰載文章殊妙嘗為濛汜池賦傅

休奕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　語林曰劉眞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玄門　又曰劉眞長謂許詢曰卿為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　郭子云范元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長史王仲祖也　世説曰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

於惠風　又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
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玄功大進　増晉書
載記曰前秦王猛隱於華陰山懐佐世之志桓温入關
猛被褐而詣之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　北
史曰泰常二年崔浩在帝前進講書傳論近世人物帝
大悦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
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陳書曰後主在
東宫時造玉柄麈尾新成親執之曰當今多士如林堪

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
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樹下敕名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
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唐書曰徐文遠博
通五經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
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有所
未見者重知其語名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　又曰陸
德明補太學博士髙祖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
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曰三

人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　又曰太宗嘗歎五經傳習寖訛詔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隨方曉答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　又曰孔穎達隋大業初授河内郡博士煬帝名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貞觀初除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歴及明堂事多從其説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　又曰楊綰造之者清

談終晷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　天寶遺事曰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名諸學士議論古今勝者得升座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焉　唐舊紀曰穆宗即位名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等篇既罷並賜緋魚　宋史曰李覺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覺方聚徒講書名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輕升高座上因降輦令有司

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　又曰程頤哲宗初擢為崇政殿說書即上疏願遴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又曰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　又曰朱熹知南康軍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又曰陸九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辯所

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泣下　元史曰趙復得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録以付姚樞時楊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其學乃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　又曰吳澄游龍興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　吾學編曰王守仁正德

中巡撫南贛等處開書院日與海内名賢士大夫講學嶺北風俗丕變　李氏續藏書曰湛若水增城人卜築西樵多士來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於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

講論三　談併載

原撞鐘　鳴鼓　善待問者如撞鐘詳善誘　謝承後漢書董春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下帷　施帳　上詳講論二　後漢書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相次

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禮師　奠聖　禮記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　宋書魏齊王每講肄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紹軻　繼孔　陸士衡七徵演八代之洪音統先聖之遺訓聳一心以紹軻敦四教以承丘　蘇順賈逵誄惟天生君繼孔之迹光明克哲果論至賾

西河　東海　史記孔子既殁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謝承後漢書包咸明魯詩論語注東海立精舍講授

肅成門　金華殿　上詳講論二漢書班伯為中常侍上方鄉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馬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

善論難　善談論　後漢書丁鴻年十三從桓榮授歐陽尚書三歲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鋭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蜀志劉琰有風流善談論又襄陽記習禎善談論亞龐士元而

在馬良之右又汝南先賢傳謝
眞與邊讓並善談論俱有名
就高談 **解微旨** 謝承
後漢書豫章宋度拜零陵令縣民杜伯夷清高不仕度
就與高談伯夷感德詣縣縣署功曹 管輅別傳諸葛
原字景春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
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容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
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制作之原
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上論五帝如
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
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
不心
服
夜達旦 **晝達夜** 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親善
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夜
則達旦 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
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
晝達
夜
析芒理 **濟微言** 陸機七徵吾將盤生理於太
昧誘衆妙乎玄門析芒理於

未殊濟微言於已隆

講習道德　講肆書傳　馮敬通自叙云年衰歲暮自悼迄無成功將棲遲肥饒之野殖藝生産講習道德　下詳講論五

集門生講　與同好談　世説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論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戸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聚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蜀志董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説經鏗鏗　論難僠僠　東觀漢記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説經書京師號曰説經鏗鏗楊

子行論難僑僑祁聖元

講誦孜孜

談論津津 東觀漢記劉弘天資喜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益部耆舊傳劉子政談論津津甘如粘蜜

講論不輟

尋誦不倦 世說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後漢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

命駕而談

抵掌而談 會稽典錄范蠡楚宛三戶人也文種為宛令遊三戶之里下車謁蠡蠡不為禮種還館復遣使奉謁蠡默而不言使還白狀種命駕而談旁人觀者聳聽 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國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終日不食

移日忘餐 後漢書張居眞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輙為張數家之說令擇

從所安諸儒皆伏時右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朦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荆州先賢傳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蠶月躬採桑後園士元往見之因與共談遂移日忘餐德操於是異之

移日方出　終日不竭　世說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既見共談移日方出　又鍾世季謂裴季文談終日不竭

皆宗眞長　自講莊子　語林劉道生與眞長言一時有名譽者皆宗眞長　俗說桓靈寶在南州時自講莊子一篇一日更說

稱為理窟　謂之談林　郭子云張憑舉孝廉出詣劉眞長俱謁撫軍既前撫軍與之言談稱憑為理窟　世說裴僕射善談時人謂之談林

理玄旨邈　辭簡心虛　謝尚談賦斐斐亹亹似有若無云云

林法師小屈　諸葛厷超詣　世說王文

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敝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又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時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春日泮薄冰　秋風埽枯葉　抱朴子有容謂二陸兄弟善於談論辭少理暢語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埽枯葉

先備弟子之禮　可言天人之際　後漢書肅宗初出張酺為東郡太守後帝每言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元和初東廵狩幸東都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魏志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時何晏為吏部尚書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

下坐　重席　庾秉能講論自以甲第每

處下坐貴人多以下問之由是學中必以下坐爲貴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
席亮重至八九

訥口　解頤　倪寛訥口不能發明諸大辨論而智不及寛也　匡說詩解人頤

擲麈尾　折鹿角　晉孫盛字安國常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悉落飯食冷而復煖者四至暮忘餐而理竟不定也麈尾講者所執　下詳講論二

可以問　不相讓　侍坐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後漢和帝因朝會諸儒魯丕與賈逵黃香相難數事帝善丕說賜冠幘履韈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儒之言非從巳出不得相讓不則其道不明

講求典禮　敷奏經書　左傳曰趙武子講求典禮　東觀漢記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禮讓相厭　心形俱服　後漢書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始遇此生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

增預講席 **開講筵** 梁書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講席 宋史范沖遷起居郎俄開講筵升兼侍讀上雅好左氏春秋命沖與朱震專講沖敷衍經旨因以規諷上未嘗不稱善

白牛溪 **白鹿洞** 王績負苓者說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程氏退省於松下語

周易薛收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也四序其不行乎萬物其不

生乎何營營乎而費晝也 下詳講論二

講五經　辨三教 梁書盧廣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為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並聚徒講説惟廣言論清雅 唐書尹愔為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

為鐘鼓　若琴瑟 上詳講論一 晉書裴遐善言元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發洪鐘　破巨浪 温飛卿詩談柄發洪鐘 東坡詩高談破巨浪

淮湖滸　峰巒峻 杜詩談論淮湖滸 劉賓容詩持論峰巒峻

驚四筵　敵兩都 杜詩高談雄辨驚四筵 東坡詩賓主談鋒敵兩都

號天口　當疵面 十畧田駢好談論時號曰天口 晉書趙孟為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黠時人言諸事不決皆當疵面

隅緌紗　障青綾 晉書

太常韋逞母宋氏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曰吾無男汝可受之符堅詣太學盧壺奏曰比年撰綴惟周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宋氏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起講堂隔絳紗而傳授以宋氏為宣文君　又謝奕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義客不能屈

道韞解圍　文惠忘寢

上詳障青綾注　梁書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管書記時王侯列官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

夜至前席　夜留對榻

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宋史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周敦頤敦頤留對榻夜談越三日

乃還頤驚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言及治體　講明心學性理

程子曰其接人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宋史廖德明受學朱熹乾道中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學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

百僚就講　五館並聽

楊汪為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馬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　梁書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嚴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

會文切理　建端樹義

唐書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應止此耳又儒學傳明皇為太子褚無量拜國子司業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辨

義證精

博　譬曉密微　唐書王恭貞觀初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遍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又蓋文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

三日不談　七歲愛講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之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不能嗋　宋史司馬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

憚此後生　喜其先飲　三國典畧袁憲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父君正遣憲候國子博士周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乃授憲麈尾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遞起義端憲酬對閑敏神色自若弘正曰此郎已堪代為博士矣　管輅別傳輅父

為琅邪郡兵長輅時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欲得相見輅父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輅問子春府君多嘉賓輅膽志未剛若相觀懼失精神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酒盡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但論金木水火鬼神之精耳於是唱大論之端文彩泛流枝葉横生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詰難風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

迎舟與譚　烹魚而論

集事淵海晉簡文帝時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遣問焉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　皇極經世外書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可堅城壘　如決江河

世説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宋史蔡幼學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横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

下流東注　虚往實歸

韓愈送石洪序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元史韓擇奉元人邃理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虚往實歸

懸河瀉水　入室操戈

上詳講論二　性理李延平與其友書曰元晦講學極造其微　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

痾間寐醒　氷解的破

性理魏鶴山謂朱子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説者至是脱然如沉痾之間大寐之醒　又蔡覺軒近思後録楊道居平

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晰發微指極冰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言荀

整容而進　避席而退

陳書張譏梁大同中名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袁憲等預馬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温雅武帝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隋書辛彦之與牛弘撰新禮洸重名為碩學高祖常令彦之與重議論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依經辯舉　隨方占對

唐書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闕門受業是日悉至而蓋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　又徐文遠説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為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

吐發閑雅　酬

復淵詣 北史盧景裕博通經典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而景裕神采儼然從容往復無際可尋　孔帖王方慶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

約言析理　高談娛心 晉書樂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　文選曹丕與朝歌令書妙思六經逍遙百氏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又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

清談干雲　飛談卷霧 紀纂淵海東漢焦和清談干雲　晉書劉惔韓伯傳論曰劉韓儁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又贊曰劉韓秀士珠談間起

蔚若霞爛　渙若冰釋 文選陸機今日良宴會詩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　元史吳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

踰月不出　饑歲不廢 文中子中說薛收游

於館陶通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孔帖崔

人丐餘論舌從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

無留語劉孝標廣絕交論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孔帖趙弘智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學諸儒更詰辨隨問酬答舌無留語

講論四 談併載

原談辭如雲符融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捧手歎息

講授澤中又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

餘人

增 感起昏俗 又崔寔字子眞除為郎明於政體論當世事言辨而確贊曰子眞持論感起昏俗

後至延上坐 又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原號曰談止 益部耆舊傳董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時號曰談止言凡善談者過之則止人莫能伍

簡雍常為談客 蜀志簡雍少與先主有舊與麋竺孫乾並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

劉表坐談客耳 魏志曹操將征袁尚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用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

講論大義 魏文帝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講論大義

雅論紛紜 何晏別傳曹爽

常大集名儒長幼莫不預會晏清談雅論紛紜不竭不覺諸賢在位

袞袞可聽 竹林七賢論王濟嘗解禊洛水明日或問曰昨日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元著

談論彌日 晉書衛玠遷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談論彌日

增 **平子三倒** 世說衛玠少有名理瑯邪王平子高氣不羣每聞其語議至乎理會之間要微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口中雌黃 晉書王衍妙善元言惟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為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一代說宗 又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共談累日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說宗京遂勤學不倦

原太尉晚節好談 郭子云郗太尉晚節好談論既非所經而甚矜之

支

遁著名 晉中興書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

清談極日 文士傳鄭曹與盛彥陸雲友性不好酒恒簞食瓢飲清談極日

增**高士欲屈** 南史張敷好讀元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名見奇之曰眞千里駒也

談所遺漏 又陸澄齊武帝時領國子博士時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講肆 梁書陸倕與徐勉書曰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時開講肆羣儒劉喦沈熊之徒皆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

聽受不疲 又賀琛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琛乃築室郊郭之際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辯潔坐者聽受終日不疲

講論五

原詩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辭陸機講漢書詩曰稅駕金華講學祕館有集惟髦芳風雅宴　增宋謝靈運命學士講書詩曰時往歲易周朞來政無成曾是展余心招學講羣經鑠金既云刃凝土亦能鍘望爾志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訓且布蘭

陵情　原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
戒南畝曰余本疏惰頽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
益友旰食顧横經終朝思擁篲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
莠　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曰詰朝參下座閑步
出重闈壯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𩆵𩆵初霧上
霏霏嚴唱雖罷析髙門尚掩扉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
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惟慿下第歸
　周庾信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曰無名即講道有動

定叅微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馬趣能同捨

講歸石渠人少歌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

暉螢排亂草出雁捨斷蘆飛别有平陵逕蕭條容鬢衰

實欣懷訣問逢君理入微　增唐孟郊贈别殷山人説

易後歸幽墅詩曰夫子説天地若與靈龜言幽幽人不

知一一予所敦秋月吐白夜凉風韻清源旁通忽已逺

神感寂不喧一悟袪萬結夕懷傾朝煩旅舟無停波别

馬嘶去轅殷勤荒草士㑹有知已論　宋吕希哲經筵

大雪不罷講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
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又曰强記師承
古道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顔動全勝三軍
賀凱旋　元吳澄次韻夏編修談經詩曰六經在天下
浩瀚若河漢東流竟日夜萬世資漑灌遼哉去聖久原
遠末益散吾鄉有竒彦京國逞縱觀妙句發新聲嚴嚴
氣魁岸相期五色瓜剖實得犀辦　周伯琦上御宣文
閣親視宮學弟子員講誦經史紀恩詩曰壯辰環象緯

東壁爛宸居屏翔金鸑鷟研倚玉蟾蜍百揆敷言既重帷進講餘黄卷陳香案青衿拜玉除唐虞彛訓闡周孔格言攄下濟天容懌淵居睿思紓菁莪深樂育棫樸廣涵煦文華歸藝苑治業本經畬

明張位雪夜講莊義詩曰斥鷃適蒿林鷦笑丹鳳穴井蛙擅一壑寧識東海鼇未啟元關鑰是非妄分别漆園垂奥旨萬代迎超迭清宵天籟寂玉宇迥塵徹蓬境遇真仙長跪問寳訣焚香開素編疑義相與決真原了能悟澹然離言説至人

握化機形去神不滅獨立萬象表宇宙自提挈蟬蛻汚泥中塵垢不能涅微言動四座拱手歎奇絶至理可治心聖途無異轍若非不二見安使樊籬撤鈞天奏洞庭神氣遡寂穴譬若飲羣河量足心自悅虛往實而歸髙曠趣轉潔靜對欲忘言門深徑尺雪　黄輝清秋瀛洲亭論學詩曰商秋風時來京景動飛閣萬化肅以收吾生安所泊百齡寸陰積念往霍如昨聞道苦不早薄殖念將落徙倚函丈側夫子幸發藥至精忌太用元氣固

亭臯先民逝未遠響象有棲託再拜承至言寡和愧鳴

鶴

增賦唐李程漢章帝白虎殿觀諸儒講五經賦曰漢章帝以文教式孚象德崇儒倣石渠徵校文之所配白虎集青衿之徒宏辯者憤憤悱悱博議者雲萃風趨所以讚揚政理豈惟探討典謨爾其高觀洞開鴻儒四會八索九丘之籍理析異同三墳五典之書義分小大實鈎深而索隱況致遠而情高談柄乍揮振冠蓋之岌岌詞

源忽注瀉江海之滔滔將以演制度之善論威儀之盛撮五經之閫閾為九流之龜鏡懿哉釋鈐鍵之樞奥賾精微而討論疑之者風散冰釋學之者理順義存可以明乎襃貶從其簡易貢别九州輿窮六義豈惟槭之說蓋以識之智

原碑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墻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四子

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辟雍睟玉
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尊待酌瞻後忽前博文
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
序豈徒擅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
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躔其永歷重華誕睿
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
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閡之歌謡隻句片言諧五
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髙覲華池遠跨魏

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册開獻書之路惟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緑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内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原表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黄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啟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極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

臣昇於元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

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

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

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

删採西河紹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

禮以為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

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為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

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

之風道行比屋　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絶韋編於汵宇軒轅之所聽熒遺元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象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曆冰於幽谷　增明陶望齡擬宋崇政殿説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曰哲后垂文六籍啟傳心之奥王人邁訓多聞惟建事之圖况講幄之

宏開實熙朝之鉅典敢因蒙誦竊附韋箴恭惟寶籙新膺式舉臨雍之禮神珠在握不忘就學之功玉座晏清風回衿佩金華問對日永圖書是以掩漢烈於石渠同軒皇之特室矣屬軍旅之未寧致簡編之暫廢顧人主之養心譬場師之種樹雖有一隅之蹩僅如片葉之揺豈可急杪末而失本根病飄揺而忘灌溉昔有虞懋德苗格舞干姬后敷文崇降因壘念罔愆在師古有不貢則修言維開寶太平之時實草昧經綸之始吳越尚輿

於卧側桴鼓未寢於師中然猶時披九五之文朝登隱德日覽三篇之益院闢崇文臣章縫賤士佔畢末流春鳥秋蟲抱微音而欲吐酉岩魯壁庶遺緒之未亡敢匿狂言以招官謗伏願山維累土勿虧一簣之功海擅谷王無間細流之擇則垂衣裳治受龍馬而凝圖執玉帛朝封狼胥而立碣

原啓梁簡文帝謝勅賚中庸講疏啓曰若覩元圭如覿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氲天經地

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㮚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煕極訪六佾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慙正名百物軒轅為陋　增唐張説上東宫請講學啟曰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刋正於儒範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宫也

好古無怠伏惟殿下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歷代經史率多紕繆竇殿下闡揚之日刋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精求碩學表正九經刋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物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温顔開讜議則政道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

增記唐歐陽詹大學博士講禮記記曰說釋典籍謂之

講講之為言耩公項切
耰也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疇將植而
求實雖耕矣必耩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
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
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
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禮也者御人之大故
首於羣籍而講之東修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
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
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大學師長序卿大夫

子孫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其餘法家墨家書算家輟業以從沒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於懸風落於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疑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

原書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頃來聞與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名理

增世說新語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

北齊書曰高祖令杜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元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陳書曰張譏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弟弘直亦在講席譏曰今日義集辨正名理雖兄弟急難不得有助

好學一

原商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懐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增禮儒行曰儒有夙夜强學以待問　原論語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又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增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中庸子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荀子勸學篇曰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云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修務訓

曰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絃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

敵鏤以為獸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又況心意乎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劉向説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徐幹治學篇曰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

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好學二

原漢書曰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增拾遺記曰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蔴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

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原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增晉陽秋曰車武子勤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夜以繼日梁書曰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

籍　又曰劉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自謂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後然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北史曰齊李鉉家素貧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後周書曰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

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終亦不改　杜淹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唐書曰宗室戡幼孤好學大寒掇薪自炙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　又曰劉仁軌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寫所習卒以通博聞　又曰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隷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

六年無所不通　潛確類書宋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范祖禹集司馬光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性理張㫤曰邵堯夫少受學於李挺之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　元史許衡嗜學如饑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

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峽山始得易王輔嗣説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　名山藏曰曹端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下著足處兩甎皆穿

好學三

原研精　折節後漢書曹褒博雅疏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轉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魏畧徐庶先名福少好任俠擊劔嘗為人報讐後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不肯與共止福乃畢躬早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

少而好學　長而好學杜預少而好學在官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

籍　魏武令曰長大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少孤好學　貧賤好學　漢書翟方進少孤失學給事太守府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汝南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心喜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習舉明經遷議郎　又京房傳梁人焦延壽貧賤好學得幸梁王

趙文好學　闞澤好學　新序葉公沈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何如人對曰好學而受規諫　下詳讀誦

少隨師學　遠尋師學　上景鸞詳儒術四　下詳勸學三

投斧受經　負笈追師　盧江七賢傳文黨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　下李固詳從學

篤志經學　耽述古學　東觀漢記劉昆少治施氏易篤

志經學　劉良七舉在昔上人耽述古學處困窮不易其常在盈溢不變其操

耽思經書

潛心典籍　後漢書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蜀志向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仲舒下帷　管寧割席　上詳好學二　世說管寧華歆常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竹篲寫書　樹葉代簡　洞冥記董謁字仲元武都人家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躡履不日而至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家以竹篲寫之書竟則舐掌中字少來精勤舌為之墨世謂之董仲元掌錄　又董謁好學常游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

截蒲為牒　編柳為簡　上路溫舒

下孫敬並詳寫書

諷誦不倦　講論不怠孔叢子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研精典墳十有餘年　東觀漢記桓榮少勤學講論不怠

朝讀百篇　月讀一遍墨子曰子墨子南遊使於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王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下賈逵詳讀誦

晝讀書傳　暮誦經典上劉向詳讀誦　孔安國貧與人傭鋤休息輒誦經典其專精如此

爇草讀書　燒柴讀書文士傳李康篤志好學善屬文辭藻清美常爇燒草火以讀書業爇與然同　下侯瑾詳讀誦

引錐刺股　穿壁引光戰國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朞年揣摩成　西京雜記匡衡好學貧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

其光以書映光而讀寢懷鉛筆　行誦詩書曹褒詳讀誦帶經而

鋤　負筆而耨上常林詳好學二嵇含集晝則負筆而耨昏則帶經而息耕常

懷書　行常帶經後漢崔琦以孝廉為郎感梁冀事遂作外戚箴冀令刺客殺之琦耨耕於

陌常懷書一卷息輒誦讀刺客不忍殺告令逃去　下倪寬詳讀誦牧羊竊學　賣薪

自給漢書王尊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　葛洪別傳洪負笈徒步賣薪以給紙筆買

臣粟流　文通麥流鄒子曰朱買臣孽孽修學不知雨之流粟　下高鳳詳讀誦

耽古篤學　專精趨學蜀志譙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

忘寢食　王褒四子講德論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觀書

石渠 閱書市肆 揚雄答劉歆書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書而心好沉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俸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後漢王充好博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

嚼茹墳典 蘊藉丘索 劉騊駼與竇季瑋書君嚼茹墳典履公子行 左思七諷蘊藉丘索漸磨墳典

枕籍經書 容與墳丘 班固答賓戲云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潘尼贈陸機詩顯允陸生於今尠儔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讀書不廢 說易不怠 漢書朱買臣家貧讀書不廢刈薪樵賣以給食仕至會稽都尉 長沙耆舊傳虞授說易不怠諺曰不讀經視虞生

闞侯好左氏 桓譚好離騷 江表傳闞侯好左氏諷誦

畧皆上口 桓譚新論云余少時學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 不知馬幾足 不知碁幾道 張播漢記朱穆好學不知馬之幾足也 葛洪别傳洪嘗夜燃柴火寫書所寫之書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至不知碁局幾道不識摴蒱齒名 靜潛志於一懷 用攄之乎八極 劉治敦學賦靜潛志於一懷用攄之乎八極倩香於唇吻繫芳乎胸臆 婆娑術藝之塲 休息篇籍之囿 班固答賓戲云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子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元婆娑乎術藝之塲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烈炳乎後人 倪寬口誦而芸耨 買臣行吟而負薪 出束哲讀書賦 在馬融門三年不見 從杜撫學十年乃還 世說

鄭康成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康成業成辭歸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又後漢馬良為縣吏迎督郵慨然因毀車馬從杜撫學十年乃還雅志高整鄉里以為表也案趙偉事與此畧同詳從學

羊亡　蟻垤

王育為人牧羊好學亡其羊羊主責之鬻己以償　蟻垤比學積勤

取青紫　陳車服

漢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後漢桓榮好學為太子少傅明帝賜車馬衣服榮陳之庭廡謂人曰此吾稽古之力也

十五志學　八十校書

上出論語　蜀志向朗年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誤謬開門接賢誘納後進但論古義不干時事

韋編三絕　藜牀半穿

上詳讀誦　高士傳管寧隱居好學藜牀半穿

不事產業　不答侯

問漢書朱買臣會稽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產業仕至本郡太守　後漢書魯丕性沉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學足三冬

經授七子漢東方朔曰臣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又劉殷有七子各授一經

分寸之陰淮南子聖人重分寸之陰又晉書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春秋之癖杜預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無飽無安

不寢不食上詳好學一　甯越少時苦耕疲勞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以免貧賤越曰他食吾不食他寢吾不寢如此十五年可以成矣學遂成

自强不息

欲罷不能上出易經下出論語

入室　專門　役志　勵精　業廣惟勤

德成而上 輕彼滿籯 慕茲重席 學惟時習 道乃日影 學古入官 發憤忘食 以上白帖 增書淫 書癡 玄晏春秋曰余學或兼夜不寐或臨食忘餐或不覺日夕不知好色號余為書淫案皇甫謐號玄晏先生 唐書竇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書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為書癡 映雪 隨月 潛確類書孫康家貧無油嘗映雪讀書 山堂肆考南齊江泌少貧夜隨月光讀書月斜則握卷升屋以盡餘光又宋陸佃家貧苦學映月光讀書 刺掌 懸髮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刺其掌 孫敬懸梁詳讀誦又明史紀事曰應宗祥少好學讀書達旦懸髮屏牀以自警 謝客 杜門 山堂肆考唐陳子昂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後入鄉學慨然立志謝絕門客專精經

典數年之間無不該覽　名山藏賀欽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弔喪問病不出也

致功　殉業

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蔗蓘致功必有豐殷　又謝宣遠答靈運詩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棄殉營也

求隸集賢　假直祕書

上陽城詳好學二　孔帖李邕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

貴猶讀書　仕不釋卷

山堂肆考唐杜佑性嗜學雖貴顯猶夜分讀書　又五代范質自從仕以來未嘗釋卷人或問之答曰昔嘗有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不交僚黨　不交賓客

後漢書魏應少好學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　北史馮偉少從李寶鼎學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

專精覃思無所不通

經家不宿　對食忘餐

謝承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省親不宿而去　隋書王邵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弗之覺厨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老不廢夜　臥不設榻

唐書王元感年雖老讀書不廢夜　宋史楊春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

頃刻不釋　跬步不忘

歸田錄宋錢思公嘗語僚佐曰一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未嘗頃刻釋卷也　性理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

吞紙不廢　飲水不輟

顏氏家訓朱詹家貧無資累日不爨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猶不廢業卒成大儒　山堂肆考唐崔從少孤貧與

仲兄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絶食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自得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口手不息　細大不捐 南史齊沈驎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韓愈進學解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

多所研總　不告劬勤 唐書柳沖好學多所研總　柳宗元送班孝廉序研精典墳不告劬勤

以杖自擊　以鐘為限 梁書沈峻好學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　南史丘仲孚少好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叔父靈鞠稱為千里駒

磨杵作針　鑄鐵為硯 潛確類書李白少讀書未成棄去道逢老嫗磨杵白問其故曰欲作針白感其言遂卒業　下桑維翰詳硯

鑽仰沉研　刮摩淬礪 元稹

集鑽仰沉研不窺園井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露一命

元史吳師道有志為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

不專章句 獨探古始 宋史劉顏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 又歐陽發修之子也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

弋志書林 耕情義圃 駱賓王集 弋志書林咀風騷於七略耕情義圃偃圖籍於九流

以道為飲 以文為食 出劉賓客集

十年不出戶 一日未去書 北史劉炫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孔帖權德輿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

遊宴不離卷 倥偬不去書 北齊書劉逖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孔帖唐馬總篤學雖吏事倥偬書不去前

寒暑不釋卷 休澣不廢書 孔帖唐蔣乂結髮志學至老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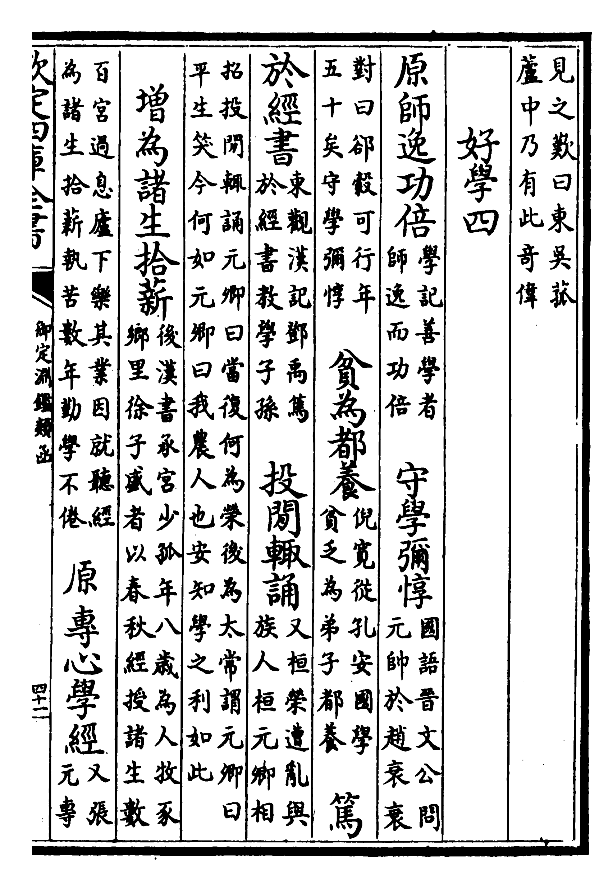
手故能通百家學　又裴炎補弘文生每休澣他生或出遊炎讀書不廢

眼欲暗手生胝　白侍郎詩讀書眼欲暗秉筆手生胝性理程子曰邵堯夫始學於百原

冬不爐夏不扇　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漸漬德義之淵　棲遲道藝之域　出文選韋曜博奕論

不知天地為蓋輿　不知隄潰之廣狭　東漢文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簡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　殷典通語殷禮字往嗣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諷誦恒不為聲潛識而已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隄潰之廣狭時人語曰奇才强記殷往嗣諸葛亮



見之歎曰東吳蕪蘆中乃有此奇偉

好學四

原師逸功倍 學記善學者師逸而功倍

守學彌惇 國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

貧為都養 倪寛從孔安國學貧乏為弟子都養

篤於經書 東觀漢記鄧禹篤於經書教學子孫

投閣輙誦 又桓榮遭亂與族人桓元卿相招投閣輙誦元卿曰當復何為榮後為太常謂元卿曰平生笑今何如元卿曰我農人也安知學之利如此

增為諸生拾薪 後漢書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原專心學經 又張元專

心學經於時琅琊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相遺真解矇矣

少遊太學　又任安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精研六經　又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耽三墳　崔駰三言詩披五素耽三墳

增乃尋厥根　蔡邕郭有道碑文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墻重仞允得其門

原銳精詩書　曹植辨道論曰子徒苞懷仁義銳精詩書

夙夜不懈　吳録孟宗一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之器也

增弱冠無不窮覽　虞溥江表傳張紘居貧躬耕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弱冠無不窮覽

原牛衣自給　晉書劉實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

以夜續日　晉中興書范宣少尚隱遯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續日

博綜衆書

增會意忘食 陶潛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典籍自耕 宋書王歆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書不輟父母家人咸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求活乎歆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寒雪不倦 梁書吏部郎謝朓嘗過江革第時大寒雪革敝絮單席而耽學不倦朓脫其所著衣并割半氊與之

然松節 南史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書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祓濯開經 唐書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荅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

如蠹 韓愈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如蠹書蟲生死文字間

篝燈密室 宋史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讀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搜奇

訪古又鄭棋居夾漈山謝絶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

好學五

增詩唐杜甫哀武功蘇源明詩曰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兹劬勞顯　明黄輝三餘篇曰今日復何日今夕復何夕寒晷入長夜同雲黯無色北風吹交疏時復動散帙懐哉分寸陰況乃三餘集芸芸吾何求職事在文墨髫年抱微尚流光苦虚擲蘭膏續嚴漏

後倓轉欲偪去者不可追來者庶努力慷慨懷先民神往詎有隅端轡往從之大道夷且直駑鈍固多愧十駕良可及　陶望齡三餘篇曰夙齡嗜篇翰屈首受詩書搴裳九流津送目萬古初

增賦唐蔣防惜分陰賦曰君子自彊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縑緗非徒愛景足冀迴光每正中而圭表常懼減於毫芒事且異於秉燭理寧同於息影三冬未就實有念於錙銖九仞將成顧無虧於俄頃當其南軒向晝

北户初寒微照悠揚而漸短斜輝晼晚而將殘分以惜馬豈少私而寡慾時之至也諒失易而得難不然夏后何以為聖陶公曷足稱賢於馬激切仰茲先哲彼分晷而莫駐此寸陰而靡輟不食不寢載勉於勞者之心以遨以遊誠乖乎志士之節皓皓白駒若有若無雖長繩莫得繫於桑野長戈不能却彼泉隅今則曖昧斯在瞬息不改陋藴石之騰輝輕尺璧之殊彩庶立功而立事故不慭而不怠　獨孤鉉鑿壁偷光賦曰儒有聰明卓

犖負然先覺勿懐六蔽之嗤是切三冬之學蘭膏既絶日月其將欲假明於他人之室方鑿竅於夫子之墻乍引潛輝怯珠投之暗忽分圓影疑月出之光彼君子訮來風之穴矧吾儔覬繼日之成誰謂我偷偷則不滅誰謂爾失失亦不驚徒愛夫覽則無欺燭之有私文從曲照字逐圓窺守其黑非吾徒也用其光若巳有之始慭服闇之議不能墻面終契襲明之旨或異管窺況夫貧則宜甘學也宜躭豈奪鑒微之見實假照鄰之燭等虚

室之白寧喪爾明喜銜孔之光已從吾欲　蔣防螢光

照字賦曰士有閱簡策尚專精恒俾夜而作晝每聚螢

以襲明縹褭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鉤下映繁星與

片月俱生俯而察煥乎呈科斗之文靜而觀炯爾見雕

蟲之藝諒依人以明道匪韜光以自衛居暗室者懷我

而載寢載興遇明時者假我而自彊自勵用或因物勸

斯飭躬不晦乎風雨不翳乎昏蒙臨墨池則珠還合浦

映草聖則燎照寒蕤金輝始徹疑清露之騰文鳥跡旋

分謂靈烏之就日可以窮永夕可以佑殘燈捨之則其功不足用之則其道彌弘顧螢光之在照蓋欲罷而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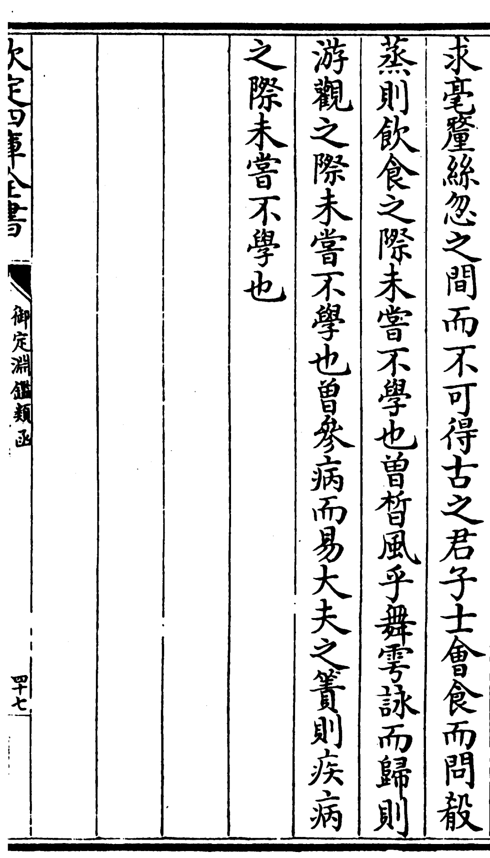
增論宋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曰顏子所好何學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久而弗失則居之安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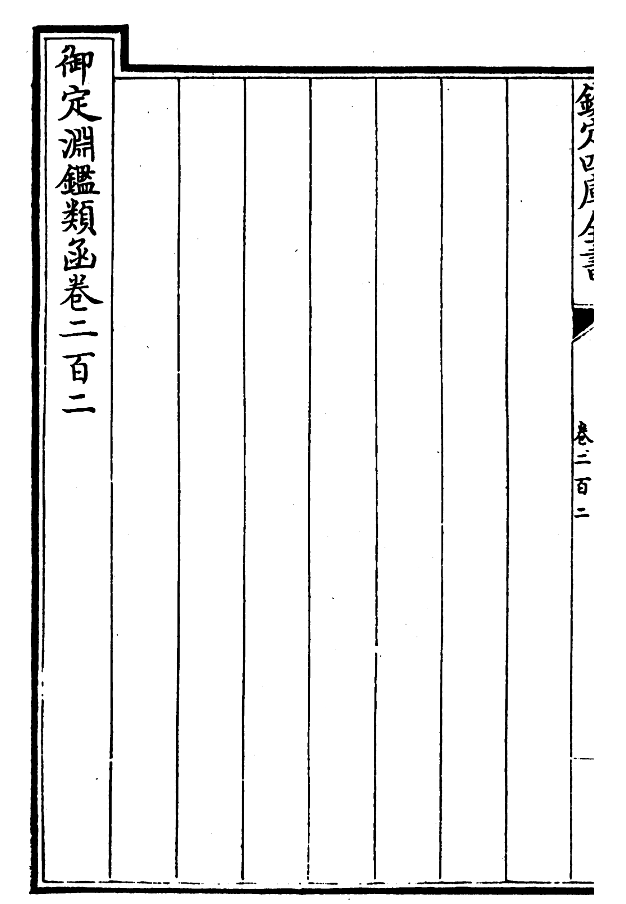
顏子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增記宋張文潛進學齋記曰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一日之間出則莅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

與夫誦說講辨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



天小之為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古之君子士會食而問殽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參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二